

如果万物不多情

□ 简媛



涠洲岛风光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时光短暂，生出留不住抓不着的叹息之心。是啊，只是一眼的光影，瞬息变化。这番见证，它自此成为你心底恒定的美好与守护，成为你气质的底色。

这种体验，不只是一瞬间，应是永恒；不只是个人感受，更是万人共鸣。这正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所在。如同人们很容易被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歌抑或一出戏剧抚慰心灵。

第二天到了涠洲岛，闻出亲切。是我儿时熟知的家乡泥土的香味吗？

入夜，行走在乡间洒满月光的小道，静谧而清幽的夜色让我恍若回到童年。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寻到了安妥。甚好有了这刻，消除了一些杂念。我一度怀疑此行的目的，甚至生出些失落。可此刻全得到了抚慰。站在深远静谧的夜空下，天上的星星清晰、明亮，我甚至看见了久违的北斗七星。我兴奋极了，像个孩子般发出欢喜的叫声。此刻陪伴在我身旁的是我的朋友。我们往前走时，欢声笑语，无所顾忌，追逐、起跳。这是难得的安静下的欢愉，这是珍贵的无人打扰的惬意与放松。除了两旁的植物与天上的星宿、藏于草地的虫鸟，路上只有我们，整条路完整地属于我们了，这是多大的馈赠。我喜欢这样的安静与属于，不需要更多，只要拥有此刻便足矣。

凌晨4时，我去海边等待日出。离海还有200多米远时，我听见了海浪的声音，愈近声音愈清晰。我的脚步明显加快了。我以为陪伴我看日出的只有它们。怎么会呢？好些人比我更早就来了，他们站在路边，与我一样在等待日出。不远处有火光，是昨夜有人在海边扎营，燃起篝火时保留的余火。他们是比我们更早在这里守候日出的人。记得米兰·昆德拉有一篇小说，题为《慢》。城市的快节奏让人失

去了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而旅行让人有机会慢下来。节奏慢下来，才能让人仔细去听、去品味，才能有诗……天气的变化没有让我在海边看到日出，正当我失望、欲收回目光之时，忽见茫茫大海之上，海浪并非成一条直线向我涌来，而是像一群舞动的天使手拉手向前，在无限接近我的那一刻撩起裙摆，在天空划出一道道银弧，如同我站在酒店8楼看到的夜空下的虹。我想这就是北海最迷人的地方，它总是让我在光的变化与堆积中辨识出它的魅力、它的诗性。

沿着海边慢慢行走，听海浪连续拍打，看海面铺卷成墨色的绸布，风吹皱它，堆积出时间的纹理。思考也因此生成。我一直以为，北海只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发展只能依靠滨海旅游。可这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这里有南珠文化、汉代文化、海洋文化、侨文化……古代的中国人追逐着盐在大地上迁徙，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明。文明总是嗅着味道前行。北海的历史文化离不开海，更离不开海的味道。

早饭后，我又来到海边，沙纹像梳理过的起伏的大波长发。被海水夯实 的细沙，看上去细腻如黄泥，踩上去，有它独特的筋道。我想到北方的馒头，细嚼时的感觉如同此刻的脚底。我赤着脚，有螺旋脚。下午我将离开这里，这是海送给我的礼物吗？我弯腰拾起它，握在手心，成为爱的形状。

朋友在海边拴吊床，吊床是江大叔编织的。江大叔是岛上的居民，我们昨天从他家门前经过时，听到他家男孩在门口叫卖，杨桃两元一个，番石榴一元一个。我迎着声音走到他身旁。男孩说，水果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我将目光越过男孩，只见小院里果树葱绿，果实挂枝。围着果树拴着与天空一样颜色的吊床。原来波罗蜜

是从树干上的疙瘩里钻出来的，并非如我熟悉的苹果、梨、柚子那样挂在枝上。眼前的波罗蜜树干缠满疙瘩，有些已经爆出嫩芽，有些已经长出巴掌大的果子。江大叔告诉我，疙瘩里爆出的芽长成波罗蜜后，若是品相不好，芽眼又会爆出更好的芽，直到长出最好的波罗蜜。这种优胜劣汰的行为会持续到来年3月，那时挂在树上的果实就成了定数。

我在心里惊叹，还有比这更努力的树吗？还有比这更追求完美的品性吗？

波罗蜜与其他树一样生长在这片土地，并没有要求更多，它的鞭子只落在自己的躯干上。原来，追求完美是一种内在的爆发。不断地积蓄能量，不断地否定自己，方可达到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景致。我望着它，轻抚那一个个还来不及爆出嫩芽的疙瘩。它静静地立在那，不争不吵，只是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想到吴哥文明中“高棉的微笑”，正是这种宁静的、静穆的姿态，才给人永恒的希望。我仿佛一个顿悟的孤独的行者，一些或虚或实的困扰在这一刻得到了救赎。

来到北海，我和万物有心灵的交流，有深情的对视，万物似乎也因此变得多情起来。

是啊。如果万物不多情，就是没有“生命感”的世界。春夏秋冬是神的风情，是天地的一次完整的呼吸，是生命的气象和精神。万物在这一呼一吸之间，从苏醒、生发、收获、枯亡形成生命的律动，宇宙在变化中完成一次次轮回。就像我站在涠洲岛等待日出之时，从那无数轮回的缝隙中感受一次光影的变化。又比如我在火山口看见的火山熔岩、在五彩滩触及的海蚀崖壁。朋友说，所见这些都是时间的褶皱。这正是人间难得，亦是生命万物中一双观天地冷暖、四季轮回的眼睛。

我曾在这里务农，耕种过我的青春，放牧过我的理想，泥黄色的风景线上也生长过我的诗。50多年前的盐城滩涂上，经常可以看到裹着厚棉袄、脚蹬大马鞍的猎人。他们或举着钢叉，或倒揸土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滩涂深处走去，雪地上留下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等到傍晚时，血色的太阳冻在孤独的刺槐树梢上，猎人就会一脸疲惫地走过农场的知青点，卸下挂在钢叉尖或枪管上的猎物，与知青换粮票，大多是灰兔子、野狸、斑鸡、山鸡等。

到我们知青回城时，游荡在滩涂上的猎人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最容易猎杀的野兔也已所剩无几。于是，荒凉的滩涂变得愈加荒凉，唯有丛生的盐蒿草还在一往情深地聆听苇丛的青蛙和树梢上的知了的鸣唱。现在，滩涂终于恢复原样，丹顶鹤、麋鹿、河鹿都成为保护对象。

一种生命对于另一种生命的关爱和守望，使广袤的滩涂上终于又充满快乐的欢叫。即使在冷寂的冬天，也能听见生命的足音。

去丹顶鹤养殖园观赏时，我终于与围护中的丹顶鹤共舞了。它跳我唱，它乐我笑，都为这片重生的滩涂庆幸。我更喜欢那些与我们近距离接触的鹭鸟们，与鹭共舞，一点没有间隔，更让我们感受到“家庭成员”间的亲密。

在四姑娘山背后找到毕棚沟，方知在俯首与仰视这种角度的落差之中，一草一木、风霜雨雪，每个大自然的细胞，都有各自鲜活的理由。

从理县县城到毕棚沟，沿途山野萧瑟，山坡上偶有几处积雪尚未融化，同那些自山顶而下、又被寒冷冻住的溪流一样煞白，远远望去，如刻意涂抹的石灰。离沟越近，气温越低，不觉间，雪花在窗外逃离地飘落。由于风向原因，靠近景区后，公路两侧的山峰一边被积雪覆盖，另一边裸露着苍老的容颜。

“今天晚上要下大雪。”在景区门口一家藏式火锅店等餐烤火的间隙，老板对我说。烤火装置有些特别，台阶式的铁皮方炉上放置着水壶，里面藏着烧灼的木炭，顶上有一个通向房顶的排烟道。火炉很大，无须靠近，就能感到融融暖意。牦牛肉沾染着厚厚的胡椒粉进入腹中，身体内外同样感觉温热，听到老板嘴里的“大雪”，如同在收听异地的天气预报。出了温室，凛冽的风从脸上刮过，零星的雪花变得稠密，温度悄然下降。

清晨，在带有地暖的房间醒来，室内外的温差让窗玻璃变得朦朦胧胧。推开窗户，满天飞雪席卷大地，两侧的山峰通体变白，大地厚重而苍茫。停在汽车玻璃上的雪花则轻盈地簇拥着，只需一阵狂风，或是吹上一口气，它们便如蒲公英般四处飞散。短暂停泊又在风中纷飞的雪花，一直随我们抵达景区之内。

未到冰雪消融的季节，毕棚沟的观光车没有人在龙王海或红石坪停留。路面已经结冻凝冻，汽车戴着防滑铁链，咣咣当当，在蜿蜒盘旋中直接向上海子进发。山势越高，植被越稀奇，日夜冰冻的草木垂着长短不一的冰棱，或伸开晶莹的枝丫，粉妆玉砌。

雾遮住了上海子高一些的山峰，雪裹树丛，墨绿层叠，从低到高，由浓变淡，最后与雾交融，难于区分。冰雪的极简之美，并不亚于绚烂的繁复之美。如果体力足够，徒步是接触自然、了解自然的最佳方式，那些未知的体悟，就是每处风景不同的符号。然而，概览全貌，走大家熟悉之路，观别人所见之景，也像是在一本书里寻找标准答案，对于一个地方便有了基本认识。

观光车的第一站是磐羊平湖。未见湖前，先看到已经凝固的晶莹瀑布。冰雪在极致压力之下呈现冷峻的蓝色，像是湖神内心的善意凝结而成的泪珠，也像一座冰川的缩影。沿桥而行，不久之后，就见到磐羊湖，湖水完全封冻，且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在特定的环境下，软之极致，会变成至坚之物。空旷的湖面盛放着观湖之人的惊叹，还有青年和儿童的欢

一场雪就这样悄然降临了。

昨天还是晴空万里，老天爷说变就变，一夜之间，万里秦岭，白雪皑皑，目光所至，一片茫茫。房檐上挂着冰柱，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融化。

雪继续下着，非常固执，丝毫不管太阳的威严照射，哪怕下到地上立马融化，也尽情展示着摇曳的舞姿。

路上已经结冰，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看雪景的人不少，道路危险，车子打滑，开不进深山，就把车放到环山路上，互相拉着，一步一步走进秦岭雪海，感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快乐和风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止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

我拿起扫帚和铁锹，准备给赏雪的人们扫出一条小路。在秦岭生活了20多年，深知大山的“脾气”，这样大的雪，一时半会很难融化。先扫出一条小路让人踩踏，等雪慢慢融化，再清扫干净，以免再次结冰。

雪，依旧在下，落在人的衣服上、脸上，轻柔柔的，似乎没有筋骨。这大自然的精灵，俏皮地安抚着你的心灵，银装素裹，尽情装扮着美丽的大地。降在地上的雪，软绵绵的。我双手举起，圣物一般洁白的雪呀，让我左手看右看，不忍心它在手中融化，轻轻地又将它放到地上。

秦岭碧空，非常开阔。大山安静，鸟兽无声。一夜的雪，“坐”住了。整个秦岭宛如山水画卷，白色一片，或浅或深。偶尔，山谷中一阵寒风，搅动起万丈雪花，如巨龙狂舞。我喜欢秦岭轻盈的雪花，饱含水分，滋润万物。不像黄土旱原上的雪，手一捻，干面儿。

初识毕棚沟

□ 陈美桥

笑，这里已是天然滑雪场。据说，此地常有磐羊出没，幸运的人能够撞见，此湖的命名也源于此。

与磐羊无缘，但从月亮湾行至燕子岩的途中，好几次见到一群群牦牛。它们或卧或立于灌木丛中，漆黑的身影随观光车的快速前行突然闪现，如人在宣纸上淋漓地挥毫泼墨。

雪依然在下，阳光洒落，几处峰顶反射出金属的光泽。人渺小立于茫茫雪地，山雾渐渐被风推开，女皇峰和将军峰全部露出真容，透出高冷伟岸的气质，像要给人增长骨气。

阳光越来越强，带刺的灌木丛露出针尖，穿进绒绒雪团，是谁艰辛地结出了棉球？树枝上也有雪渐渐化开，先前虬髯般硬挺的冰棱也脱去装束，变成青黄的苔藓，在寒风中招展。侧行去“山水秘境”，只见高处的飞龙瀑布被寒冷按下了暂停键，化作山体的白色琴键。走进秘境，光线突然暗下来，像谁在琴键上按下了重低音。一个人穿梭秘境，会不知不觉生出渴望与胆怯的焦灼。

完全的静止，会留下死寂的遗憾。所以，毕棚沟总会有溪水从查然的洞口喷涌而出，从雪岸间缓缓流淌，从晶莹的冰花淌过，也从棕色的石头淌过。每一处律动，都有和谐的色彩对比互补。水势渐弱，溪水澄清如镜，不觉生出一丝自惭，仿佛自身的锈迹就要被它全然照穿。

下午时分，路面的积雪已融化，返程的汽车卸掉了链条，那些奇形怪状的枝条有很多依然躲 in 襁褓之中，等着我们的眼睛去发现。

这就是我初识毕棚沟的样子，也是它最初的样子，混沌的样子，目之所及都只是粗略模糊的线条。然而，你会有无尽的想象空间，想象它的成长和成熟。你忍受清冷和单调，欣赏它的朴素和纯粹之美，就像你真爱一个人时，就会接纳对方的劣势和缺点，点点滴滴，都透着一片丹心。

雪降秦岭

□ 长安虎

我大口地呼吸着，空气虽然非常寒冷，但很清新，有着草木的香味。雪在下，可以听到涓涓小溪流淌的声音，仔细听，似乎还可以听到动物冬眠轻微的呼吸声。这就是大自然，雪把尘世清洁、把秦岭大地覆盖，展现给我们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朋友进山来看我，提酒拿菜，说一起爬爬山。深山的雪很厚，还有大风在山沟中堆积的“雪坑”，不小心就会陷入其中。不想让朋友扫兴，我拿一两米长的树枝为杖，如同盲人探路，一点一点往山上走。越往上走，风景越美，也越冷。山中气温估计在零下八九摄氏度，雪花“坐”在树上、山涧、冰冻成各种雕塑，在逆光下，有一种立体的自然美。我们喝着烧酒，赏着美景，唱着歌曲，热血复活，激情四射，仿佛又回到青春时代。

走了半个多小时，雪太厚了，不敢再往前走了，虽然“无限风光在险峰”，但为了安全，留点遗憾也无妨，人生么，哪能非常圆满。在我的劝说下，朋友和我返回。

山下，已有人领着小朋友赏雪、嬉雪、打雪仗了。寂寞的秦岭有声音了，大山的安静暂时被打破。小孩子摇动着小树，雪花绽放，落到他们的头上、脸上、脖子里，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山谷中。一场雪后，草木萌发的春季就要来临了。

朋友有心，还带了好茶，和我在房间里围炉煮茶。窗外大雪飞舞，屋内暖意融融。我们谈着青春往事，谈着秦岭逸事，神秘的秦岭在大雪的尘封下巍然屹立。我们因这场大雪坐在一起，曾经忙碌的身影已成为昨日的记忆，模模糊糊，如雪泥鸿爪一般。

早春走滩涂，与鹤鹭共舞，“回家”的感觉真好。

海在遥远，滩在足下，江苏盐城有广袤无垠的黄海滩涂。穿过绵延百里的防风林带，跨越长满苜蓿、紫云英、油菜的绿蟒一般的废海堤，远远就能看见芦苇里或小河边栖息的白鹭、灰鹭。它们或绅士般地站着，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或扇动灰白的翅膀，循着滩涂的沟坎上下翻飞，好像给我们这些“回家”的知青表演最美的舞蹈。

隐隐听到“嘎咕嘎咕”的鹤鸣声，眼尖的人还能看见在缥缈雾色中仙子般云游的丹顶鹤。它们在绿草繁茂的海天之间优雅地移动，像一群顶着红帽子、穿着洁白纱裙的少女，在翠色的滩涂大舞台上翩翩起舞。

一冬无语的冰碴被早春的风咬碎了，不甘沉默的水从冰下涌上来，或迫不及待地涌向沟渠里，或不急不躁地画在滩涂上。

辽阔而落寞的海堤脚下，料峭的风冷美人似的在沟坎间走来走去，有时也捎来一些隔年的枯草败叶，撒在长满盐蒿草的碱滩上。

三棱草永远是不屈的，即使在料峭的春寒里，也挺起它枯黄而不衰的腰杆。

当满堤的苜蓿草还做着慵懒的梦时，堤脚下自然疯长的油菜花已经绽开金黄色的春景，远方的放蜂人驮着蜂箱早早赶来，准备采集集花蜜。蜂

与鹤鹭共舞

□ 龙丹

箱不远处有去年留下的窝棚，是砍下苇子和茅草搭建的，地上铺满稻草、棉絮，就是养蜂人的新家了。

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滩涂深处，企图邀请丹顶鹤共舞，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鹤们看似很近，其实远在濒临大海的滩涂上。它们像精灵一样来无踪去无影，它们的鸣叫是春的回音，它们的飞翔则是春的舞姿。

经过多年的还田于滩，当年知青们吃大苦、流大汗开垦出来的水田、棉田已复归荒滩，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这里不光有每年都要从乌苏里江流域赶回来的丹顶鹤，还有据说是从英国迁徙而来的新移民麋鹿，更多的则是滩涂上的“原住民”白鹭、灰鹭、簪子、野兔、黑鹇、河鹿。它们都很有信心地走到冬的结尾中来，为早归的春天写下个生机盎然的开头。

忙碌着的是那些灰白色的鹭鸟。它们忽而入水，忽而上天，好像怕被人遗忘似的在滩涂的苇丛间欢叫着，居然敢与丹顶鹤竞舞，看谁飞得更快更高更妖娆。

盐城沿海滩涂湿地同时也是自然保护区。走近滩涂，可领略“晴空一鹤

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妙妙意境。保护区内的珍禽驯养场已取得丹顶鹤等人工孵化及越冬半散养经验，现在任何时候来，都可以看到人工驯养的珍禽。这里还有珍禽标本馆，陈列着各种鹤类标本。

从盐城市区到达鹤场等沿海滩涂，下车步行观鸟，甚至可以走近鹭鸟，与之共舞。滩涂给予我们这些曾经“居民”最热烈的欢迎礼，我们也感觉曾经的“家”并不陌生——尽管已经相隔近半个世纪，尽管滩涂上早已“物不是，人亦非”。

这里已是一片禁猎区。没有了张捕的网，没有了黑洞洞的枪口，没有了被人视为垦殖的家园，滩涂上葆出一片盎然生机。城市留下了湿地，湿地重现了生态，生态美化了家园。美丽的丹顶鹤忙忙碌碌，是这里最珍贵的客人。每年秋末，当苇花飘飞的时候，它们就会成群结队从北方飞回南方，到来年桃红柳绿时，才会成群结队飞回北方。它们在滩涂的沟坎间、芦苇丛中安家落户，把这片广袤的滩涂变成一个庞大的舞台，来表演它们的翔姿。